



湖州文学个案研究

潘明福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湖州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省一流学科(B类)”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湖州文学个案研究

潘明福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湖州文学个案研究 / 潘明福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130-4994-8

I. ①湖… II. ①潘… III. ①地方文学史—文学史研究—湖州

IV. ①I209.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3349 号

责任编辑: 徐 浩

封面设计: SUN 工作室 韩建文

责任校对: 王 岩

责任出版: 刘译文

湖州文学个案研究

潘明福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 50 号院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43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960mm 1/16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一版

字 数: 256 千字

ISBN 978-7-5130-4994-8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编: 100081

责编邮箱: xuhao@cnipr.com

发行传真: 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各大图书馆、相关专业书店

印 张: 15.5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湖州，乃江南名郡，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大禹时代，防风氏就在德清的封、禺二山之间立国。夏、商、周时期，湖州地属扬州，后又依次隶属吴国、越国。周显王三十五年，也就是楚威王六年（公元前 334 年），楚国灭越国，以湖州之地立菰城县，作为春申君黄歇的封邑。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于公元前 212 年改菰城县为乌程县。齐建元三年（481 年），析乌程置吴兴县。梁朝时，以乌程县为吴兴郡。隋文帝仁寿二年（602 年），置湖州。湖州之名，自此时始立。明人栗祁《（万历）湖州府志》卷一载：“（唐）太宗贞观元年，复益武康、长城，又并安吉原乡入长城，实领乌程、长城、武康县三。高宗麟德元年，复置安吉县。天授二年，析武康东乡置武源县，即今德清县。”至此，湖州的区域范围大体确定。

悠久的历史孕育了湖州灿烂的文化，也培育了多彩的文学。从先秦到清代，湖州文学在吴侬软语中一路前行，在小桥流水中轻盈荡漾；诗词的晶莹剔透，散文的华彩风流，小说的灿烂多姿，组合成湖州文学优美的华章。在湖州文学发展的历程中，不仅名家众多，而且名作迭现。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总有一些湖州籍的文学家活跃在引领文学发展的“排头兵”阵营，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气息，注入新的力量，如南朝的沈约、吴均，唐代的皎然、钱起、孟郊，宋代的张先、周密，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茅坤、凌濛初，清代的严遂成、朱彊村，等等，这是湖州文学永远值得骄傲的地方。

从先秦到南朝的漫长历史阶段，是湖州文学的孕育期。这一时期的文学除了目前在各类出土文物上所能见到的零星文字记载和图案展示以外，传世的文献中很难找到成规模的完整的文学作品。虽然据各种目录类典籍记载，从三国时期的姚信开始湖州文人就有编辑成集的文学作品，单篇作品的出现应该会更早，但这些作品现在皆已散佚不见，无法知其详情。经

历了漫长的孕育和等待，必然会迎来丰硕的成果和可喜的收获，在南朝 100 多年的时间里，湖州文坛涌现出众多的文学名家，如沈约、吴均、丘迟、裴子野，等等，特别是沈约和吴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标杆式人物。湖州文学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接下来的唐代湖州文坛，更是出现了名家井喷、名作迭现的辉煌场面。皎然、沈亚之、钱起、孟郊，这些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一顶一的高手，提起任何一个人的名号，都掷地有声。如果说南朝的湖州文坛还主要是以诗鸣世的话，唐代的湖州文坛就是各类文学的竞相绽放、全面开花，诗、文、小说并驾齐驱。于是，出现了湖州文学的第一次高潮。宋代的湖州文坛方兴未艾，延续了唐代的辉煌之势。除了诗、文以外，在词的创作上有了可喜的开拓与发展，出现了张先、叶梦得、周密等词坛大家，而周密的笔记小说也使湖州文学在另一个园地里出现了缤纷灿烂的局面。词和笔记小说的加入，大大拓宽了湖州文学的发展道路，使湖州文学真正拥有了多样的面貌和丰富的格局。元代的湖州文学在文学与艺术的交融方面为湖州文学的推进树立了典范，为中国文学拓展了探索的道路。钱选、赵孟頫、王蒙以艺术家的身份介入文学创作，使湖州文学增加了艺术气息，而题画诗、题画词乃至题画文、题画赋的大量创作，更是让元代的湖州文学拥有了全新的面孔。明清两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出版刻印事业的繁荣，湖州文学在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园地里有了长足发展。凌濛初的“二拍”、董说的《西游补》、陈忱的《水浒传后传》以及茅维的凌烟阁杂剧，把湖州的通俗文学推上了高峰。同时，由于诗、文这些传统雅文学的深厚根基依然存在，影响依然深广，明清时期的湖州文学在通俗文学大力推进之际，诗、文这类雅文学依然拥有广阔的市场。蔡汝楠、骆文盛、陈霆、严遂成、严可均等诗、词、文的名家及其创作依然牢牢把握着湖州文学的主脉。从先秦到明清，湖州文学一路高歌，充满骄傲，犹如长江、黄河，在奔腾前行中越来越宽广，越来越壮丽。

湖州历代文坛名宿众多，佳作迭现，要想对这些文学名家一一介绍、对这些佳作一一展示，难度很大，因此，本书尝试从“生”和“熟”两个方面，对湖州历史上的文人和文学进行一次“挂一漏万”式的审视或探讨。所谓“生”，就是指那些以往被学术界关注得比较少的作家及其创作，如闵珪、顾应祥、骆文盛、闵如霖、蔡汝楠，等等；所谓“熟”，就是指在文学史上知名度很高、为众人所熟知的文学家及其创作，如沈约、吴均、钱起、皎然、孟郊、周密，等等。

本书采取考据与诠释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对前人关注和研究较少的作家，本着“知人论世”的出发点，采取考据的方式，对他们的生平仕履情况进行较为详细的考索，而对大家所熟知的作家，则选取一些前人关注较少的作品进行较为细致和深入的品鉴或阐释，以求更全面地了解这些作家的不同创作取向。

笔者认为，本书所选取的一些重要文学家在湖州文学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湖州文学是在他们的引领下不断发展和新变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湖州文学在特定阶段的“性格”“气质”和特点。从这一层面而言，本书更像是一部《湖州古代文学家“点将录”》，当然，所点的“将”还远远不足。文学是“生产者”（作家）和“产品”（作品）紧密联系、综合发展的产物，离开了作家和作品中的任何一方，文学都不能算作是完整的。因此，本书采取“人”“文”并重的方式，力求以充足的、丰富的和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勾勒“人”的历史存在；以深入、全面的视角来诠释“文”的审美表达，争取达到“人”“文”和谐、相得益彰的效果。

目 录

上 编 湖州文人丛考

第一章	唐代吴兴沈氏家族之沈齐家房世系传承考略	(3)
第二章	闵珪考略	(12)
第三章	顾应祥考略	(20)
第四章	骆文盛考略	(28)
第五章	闵如霖考略	(34)
第六章	蔡汝楠考略	(41)

下 编 湖州文学述论

第七章	湖州文学发展概述	(53)
第一节	先秦至南朝时期湖州文学的发展概况	(53)
第二节	唐代湖州文学的发展与盛况	(58)
第三节	宋代湖州文学的发展概况	(64)
第四节	元代湖州文学的发展与概况	(72)
第五节	明代湖州文学的发展与概况	(77)
第六节	清代湖州文学的发展与概况	(86)
第八章	沈约创作述论	(93)
第一节	沈约的诗歌创作	(94)
第二节	沈约的辞赋	(101)
第三节	沈约的散文	(105)
第四节	沈约文集的流播与传承	(107)

第九章 吴均创作述论	(111)
第一节 吴均的诗歌创作	(112)
第二节 吴均的辞赋、散文与小说	(117)
一、吴均的辞赋	(117)
二、吴均的散文	(118)
三、吴均的小说	(119)
第三节 吴均的影响	(120)
一、吴均的创作影响	(120)
二、吴均文集的流播	(121)
第十章 钱起创作述论	(123)
第十一章 皎然创作述论	(129)
第十二章 孟郊创作述论	(137)
第十三章 沈亚之创作述论	(145)
第一节 沈亚之的诗歌	(145)
第二节 沈亚之的散文	(146)
一、沈亚之的散文思想	(146)
二、沈亚之的散文创作主张	(148)
三、沈亚之的散文作品	(150)
第三节 沈亚之的小说	(153)
第十四章 张先创作述论	(156)
第一节 张先的词	(156)
第二节 张先的诗	(159)
第十五章 刘一止创作述论	(162)
第一节 刘一止的诗	(162)
第二节 刘一止的词	(164)
第三节 刘一止的散文	(166)
第十六章 周密创作述论	(170)
第一节 周密的词	(170)
第二节 周密的诗	(174)
第三节 周密的笔记杂著	(176)
第十七章 赵孟頫创作述论	(178)
第一节 赵孟頫的诗	(180)

第二节 赵孟頫的词	(188)
第三节 赵孟頫的文	(191)
第十八章 骆文盛创作述论	(196)
第一节 骆文盛的诗词创作	(196)
一、骆文盛的乐府诗	(196)
二、骆文盛的古诗	(199)
三、骆文盛的近体诗	(201)
四、骆文盛的词	(205)
第二节 骆文盛的赋和文	(206)
一、骆文盛的赋	(206)
二、骆文盛的文	(207)
第十九章 凌濛初创作述论	(209)
第一节 凌濛初的小说创作	(210)
第二节 凌濛初的戏曲创作	(212)
第二十章 严遂成诗歌创作述论	(216)
第一节 严遂成的咏史诗	(217)
第二节 严遂成的咏物诗	(221)
第三节 严遂成的写景诗	(222)
参考文献	(227)
后 记	(232)

上 编 湖州文人丛考

第一章 唐代吴兴沈氏家族之沈齐家房世系传承考略

吴兴沈氏，自东汉以来，就是声显江左的习武强宗。然随着政治的风云变幻，至唐，沈氏已然由习武将门“转变为文质彬彬的儒学世家”，“树立起忠孝传家、礼仪济世的门户风范”。^① 儒学世家的形成，显示了吴兴沈氏在文化方面的巨大活力，对推动唐代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唐代沈氏家族中，沈齐家房支是较大的、较具代表性的一支。通过对唐代沈齐家房支世系传承情况的索考，可以在更深层次上更全面地了解 and 把握吴兴沈氏家族的发展及其对唐代文化的贡献。

唐代，湖州是浙江文士的最大来源地，也是浙江文士分布的密集点，^② 而沈氏家族在整个湖州文士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唐代的沈氏家族中，沈齐家房支是颇具典型性的一支，其成员众多，且大多政文兼备，驰名朝野，声望颇高。为行文简洁，现以图表的形式将唐代沈齐家房支的世系传承情况列之于下（图 1-1），以备后文考索之便。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吴兴沈氏家族房支交错，人员庞杂，家族中的每一成员之姓名在现存文献中未必都能找到，因此，图 1-1 中必有脱漏。然即使如此，以现存文献所载之成员而言，沈齐家一支在唐代已是人才济济，影响巨大，其于唐代文化之贡献，可考之而详也。

《元和姓纂》卷七“沈”姓下载：

① 唐燮军：“从南朝士族到晚唐衣冠户——吴兴沈氏在萧梁至唐末的变迁”，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10 期，第 28 页。

② 戴伟华先生在《唐文士籍贯与文学考述》一文中云：“同一区域中，作家分布往往呈现出一个或数个密集点，由这个或数个密集点左右着这一区域的作家分布密度。……浙江的密集点在湖州，近二十人，而绍兴 13 人，杭州 7 人。”见《江海学刊》2005 年第 2 期，第 184~18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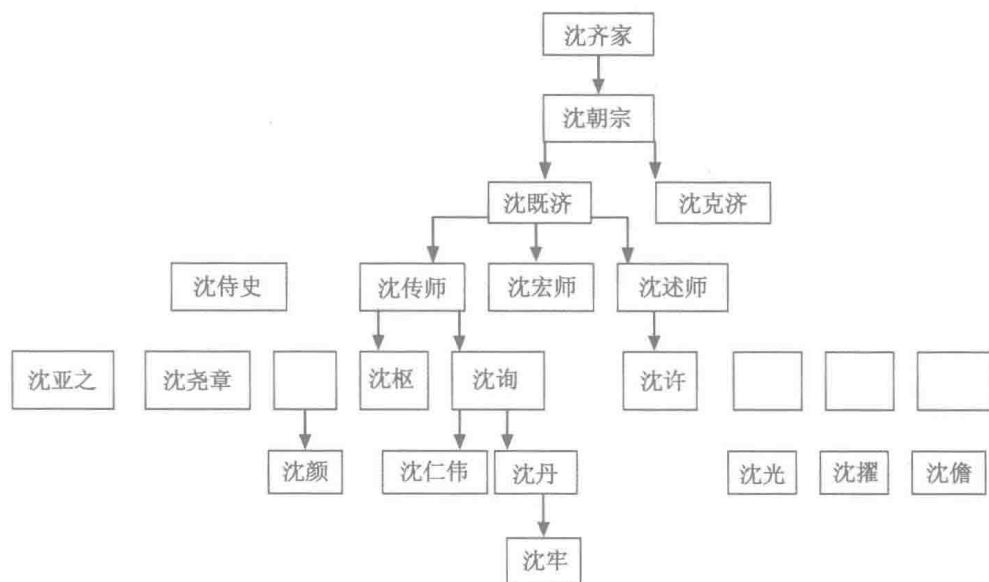


图 1-1

(沈)不害，陈尚书左丞；孙齐家，唐秘书郎；生朝宗，婺州武义主簿；朝宗生既济、克济。既济，进士，唐翰林学士，生传师、宏师、述师。传师，进士，吏部侍郎；生枢、询。枢，进士，谏议大夫、商州防御使。询，进士，浙东观察、泽潞节度；生仁伟，进士。既济次子宏师，进士，不禄。述师长子许。

据此，沈齐家为陈尚书左丞沈不害之孙。然齐家之父名何，因材料阙如，现已难考。在上引《姓纂》所载诸人中，既济、传师父子最为后人所知，传师为有唐一代之著名政治家，《旧唐书》《新唐书》皆为其立传。

又，《南部新书》卷五记载：“沈既济生传师，传师生询，询生丹，丹生牢。”王安石《贵池主簿沈君墓表》亦云：

至唐有既济者，为尚书礼部员外郎；生传师，为尚书吏部侍郎，赠吏部尚书；尚书生询，为潞泽刺史、昭义军节度使。自昭义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于国史。昭义生丹，为舒州团练判官；舒州生牢，江

南李氏时为饶州刺史，饶州刺史生廷萍，为濠州军事推官……^①

以上材料，《姓纂》未载，可补其阙。

沈侍史，未详其名，《全唐诗》卷四六六载有传师赠其诗，题为《寄大府兄侍史》。据此，可知沈侍史与沈传师同辈，且年长于传师。

沈尧章，传师之侄。《金石录》卷十载：“《唐沈传师墓志》：权璩撰，侄沈尧章正书。”宋代陈思《宝刻类编》卷五亦载：“沈尧章，邕管经略判官，《赠吏部尚书沈传师墓志》，权王处（璩）撰，从子尧章书，太和九年立。”则尧章为传师之侄当可无疑也。

沈亚之，亦为传师之侄。《全唐诗》卷四三九载亚之《题海榴树呈八叔大人》一诗：“曾在蓬壶伴众仙，文章枝叶五云边。几时奉宴瑶台下，何时移荣玉砌前。染日裁霞深雨露，凌寒送暖占风烟。应笑强如何畔柳，逢波逐浪送张骞。”是诗是呈予传师的，由诗题可知，亚之乃传师之侄也。

沈许，为述师长子，《姓纂》云：“述师长子许。”

由上可知，尧章、亚之、枢、询、许为同辈，然长幼之序，已难详考。

沈颜，传师之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谓：“传师之孙，仕伪吴，顺义中为翰苑。”《郡斋读书志》卷十八亦云：“沈颜字可铸，传师之孙。”但颜父为谁，因材料阙如，已不可考。

沈光、沈擢、沈儋为沈询之晚辈，与询问为叔侄关系。《云溪友议》卷八载：

潞州沈尚书绚（询），宣宗九载，主春闱。将欲发榜，其母郡君夫人曰：“吾见近日崔李侍郎，皆欲宗盟及第，似无一家之榜。汝叨此事，家门之庆也。于诸叶中，拟放谁耶？”（吴兴沈氏相见，问叶不问房）绚（询）曰：“莫先沈先（光）也。”太夫人曰：“沈先（光）早有声价，沈擢次之，二子科名，不必在汝，自有他人与之。吾以沈儋孤单，鲜有知者，汝其不憖，孰能见哀？”绚（询）不敢违慈母之命，遂放儋第焉。先（光）后果升上第，擢奏芸阁，以事三湘。太夫人之朗悟，儋亦感激焉。

① 王安石：《王临川全集·卷九十》，世界书局1934年版，第571页。

由是可知，询母所谓“无一家之榜”指的是其家族内无人登第。后又云：“沈先（光）早有声价，沈擢次之，二子科名，不必在汝，自有他人与之。吾以沈儋孤单”，指的是其家族有三个小辈：沈光、沈擢和沈儋。而“孤单”则表示沈儋与沈光、沈擢非为亲兄弟，沈光、沈擢名声响亮，沈儋次之。然三人之父辈为谁，已不可考。

由上引《云溪友议》所云之“吴兴沈氏相见，问叶不问房”可知，吴兴沈氏之间相见，只问是几叶（即“几世”），而不问出自何房。由此可见，沈氏各房之间虽有很大的贵贱之分，但并无单独立族，其内部亦为一个整体，无论关系疏亲，都称作一家。

既然沈氏之间以一家相称，其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亦应有相当分量。一人奋进，必会带动家族内部其他人员争求功名，家族因之而振兴。吴兴沈氏家族就是在这种相互激励、相互提携的良性循环中，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在基本明了沈齐家这一族系在唐代的具体传承情况后，有必要对其主要成员的生平仕履情况作一番具体的索考，以明此一族系于李唐王朝及唐代文化之作用与贡献也，亦可藉此以窥见吴兴沈氏在有唐一代之地位也。

1. 沈齐家

按：沈齐家，生活于武则天朝至玄宗朝此一时期内，曾为泉州司户参军。

杜牧《唐故尚书吏部侍郎赠吏部尚书沈公（传师）行状》云：

曾祖某，皇任泉州司户参军；祖某，皇任婺州武义县主簿，赠屯田员外郎；父某，皇任尚书礼部员外郎，赠太子太保。^①

由图 1-1 可知，传师曾祖即为沈齐家，则齐家曾有泉州司户参军之任乃可明也。传师生于唐代宗大历四年（769 年；详后“沈传师”条），以此逆推，则齐家当生活于武则天朝至玄宗朝时期。

2. 沈朝宗

按：沈朝宗，大约生活于玄宗朝，曾任婺州武义县主簿。

据上引杜牧《唐故尚书吏部侍郎赠吏部尚书沈公（传师）行状》，可知

^① 杜牧：《樊川文集》，陈允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12 页。

沈朝宗曾为婺州武义县主簿，卒后赠屯田员外郎。《元和姓纂》卷七亦有朝宗“婺州武义主簿”之载。朝宗为齐家之子，沈齐家为武则天朝至玄宗朝之人，朝宗生活之时代略晚于齐家，当主要生活于玄宗朝。

3. 沈既济

按：沈既济，一说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新旧《唐书》本传、《吴郡志》卷二十三、《姑苏志》卷四十七，俱言其为吴县人，然此说不确。因既济曾寓居吴县，故后人常误以其为吴县人。依籍贯而言，既济当为吴兴人无疑也。宋王安石《贵池主簿沈君墓表》载：

君讳某，字某，再世家于杭州之钱塘，而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显久矣，至唐有既济者……^①

王安石与沈氏后代交情甚厚，其以既济为武康人，当不致误。又，《吴兴备志》卷十引《德清志》亦云：“武康当既济时析，为德清久矣，德清乡贤祠首列传师。”此亦可证既济当为吴兴人也。

沈既济为中唐之名人，考其仕履，约略可得如下数则。

(1) 大历十四年（779年）已入仕，为协律郎。《资治通鉴》卷二二六载：“（大历十四年八月）协律郎沈既济上《选举议》……”知既济于大历十四年已入仕。然其始释褐于何时，因材料阙如，已难确考。

(2) 建中元年（780年）为左拾遗，史馆修撰。《旧唐书》卷一四九《沈传师本传附沈既济传》云：“建中初，（杨）炎为宰相，荐既济才堪史任，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唐会要》卷六三亦有“建中元年七月，左拾遗、史馆修撰沈既济，以吴兢所撰国史则天事为本纪，奏议驳之”之语，知既济建中元年在左拾遗、史馆修撰任上。

(3) 建中二年（781年），罢史官，坐贬处州司户参军，后又入朝为礼部员外郎，并卒于是任。《直斋书录解題》卷四载：“《建中实录》十卷，唐史馆修撰吴郡沈既济，其书止于建中二年十月，既济罢史官之日。”《资治通鉴》卷二二七载：“（建中二年七月），庚申，以（杨）炎为左仆射，罢政事。”《新唐书》卷一三二云：“（杨）炎得罪，既济坐贬处州司户参军。”知既济因杨炎而罢史职，坐贬处州司户参军。《新唐书》同卷又云，既济

① 王安石：《王临川全集·卷九十》，世界书局1934年版，第571页。

“后入朝，位礼部员外郎，卒”，知其卒于礼部员外郎之任。

既济颇具史才。《旧唐书》卷一四九谓其：“博通群籍，史笔尤工，吏部侍郎杨炎见而称之。”《新唐书》卷一三二亦云：“（既济）经学该明……有良史才。”类似之语，《吴郡志》卷二十二、《姑苏志》卷四俱载。既济同时又是中唐之传奇名家，其《枕中记》《任氏传》《雷民传》《陶岷传》诸作，颇为后人称道。

4. 沈传师

按：沈传师，贞元二十一年（805年）进士及第，元和元年（806年）制科中举。累官太子校书郎、左拾遗、左补阙、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湖南观察使、尚书右丞、江西观察使、宣歙观察使、吏部侍郎等，卒于大和九年（835年），乃中唐之著名政治家与文学家。

《旧唐书》卷一四九《沈传师传》云：“沈传师字子言，擢进士，登制科乙第。”《新唐书》卷一三二谓其：“贞元末，举进士。”传师之具体登第时间，孟二冬先生《登科记考补正》卷十据《永乐大典》所引之《苏州府志》考定其“于贞元二十一年登第”，可从。又，《通鉴总类》卷十下“制科门”之“唐策试制举之士”条载：“元和元年，策试制举之士。于是校书郎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校书郎白居易、前进士萧俛、沈传师出焉。”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三亦有类似记载。综上，知传师于贞元二十一年进士及第，元和元年制科登科。

登第后，授太子校书郎，转左拾遗、左补阙等职。《旧唐书》本传曰：

（传师）授太子校书郎、鄆县尉、直史馆、转左拾遗、左补阙，并兼史职。迁司门员外郎、知制诰。

元和十二年，传师为翰林学士，《唐会要》卷三十六“（元和二十年十二月）翰林学士沈传师”云云可证。后，又先后为中书舍人、湖南观察使、尚书右丞、江西观察使、宣歙观察使、吏部侍郎等职：

长庆二年二月，传师自尚书兵部郎中翰林学士罢为中书舍人、史馆修撰。（欧阳修：《集古录·卷八·唐韩退之黄陵庙碑》）

（长庆三年）六月宰相修国史监修国史杜元颖，奏史官沈传师除镇湖南，其本分修史，便令将赴本任修撰，从之。（《旧唐书·卷十六》）